

民间乡韵凝千年

□ 郭存亭

在潞城一带曾流传着一首颇具地域特色的民谣：“铜崇道、铁贾村，珍珠玛瑙翟店村；糠打一座城五里厚；还有二十四里焉有桥，不知狮猴有多少？”民谣中所说的“铁贾村”，即如今的潞城区翟店镇贾村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。民间为何将贾村称作“铁贾村”？追溯其历史，元、明时期贾村一带商业繁荣，百姓生活富庶，村里铁匠云集，彼时铁匠们垒砌炉灶、点燃炭火、拉动风箱，叮叮当当地锻打各类农具，“铁贾村”的称谓便在当地百姓间流传开来。

在贾村民间，还有一种传承久远的社火活动——赛社，素有“华北第一社火”之称，这是由于贾村一带常年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为践行“春祈秋报”的古俗，除正月里“闹红火”外，还兴起农历二月二香火会与农历四月四大赛会，赛社也由此演变为规范化的“民间社火”。

农历四月四大赛会的主场地就在贾村村南的碧霞宫，这也是贾村众多庙宇中规模最大、最具代表性的古建遗存。其始建于年代虽无明确记载，但正殿遗存属元代建筑规制，明清两代均有修葺。贾村为何会建碧霞宫？说起这历史渊源，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故事：相传古时村内一位商人曾赴泰山游览，在泰山碧霞元君祠内祈求生意兴隆。返乡后，这位商人果然财源广进，遂向村长提议，在村南修建一座碧霞元君行宫，以祈求碧霞元君护佑村民的生产劳作与生活商贸顺遂美满。事实上，明清时期对碧霞元君的信仰已盛行于大江南北，成为当时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。

再看长治地区的赛社活动，其历史跨越千年。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现象，赛社活动在元代虽略有收缩，但明清至民国期间，仍在一些地方保持兴盛态势。尤其在贾村一带，各村多修建庙宇，每年定期举办赛社活动。当时的赛社活动大致分为三类：官赛、乡赛、村赛。清末民初时期，长治地区较具影响力的大赛为贾村碧霞宫赛，属“乡赛”范

畴，由八个村社共同参与。如今，长治地区得以恢复且保存完整的赛社活动，仅存贾村碧霞宫大赛。

过去，贾村有“八大街、九小巷，七十二道小圪廊”的说法，形象描述了村里街巷的布局。庙会期间，贾村大大小小的街巷内，店铺林立、人流如织，在熙攘的人群中，我探寻着往昔赛社活动的历史印记。

探索贾村庙会赛社的历史脉络，追溯其祭祀习俗的演变轨迹可知：庙会上的大型民间社火——赛社，不仅是长治地区的赛社遗存典型，更是黄河中游流域赛社文化的特殊代表。该活动至今仍保留着源自商周时期的祭祀习俗，折射出傩戏文化的影踪，涵盖由祭祀衍生的乐、歌、舞、戏、剧等多元内容，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与戏曲文化，其本质是农耕社会“春祈秋报”古俗的遗存。自宋明以来，曾在宫廷中传承的供盏仪式、唐宋大曲的遗响、宋元时期盛行的院本与队戏，乃至历史更为悠久的赛戏、假面戏、“行像”等文化形式，均可在乐户参与的贾村民间社火演出中寻得踪迹。

再看贾村赛社的流程，完全遵循宋代皇家帝王“圣节”寿宴的礼制，场面恢宏，礼仪规制繁复严谨。百余人组成的祭祀队伍各司其职、各展其能、井然有序。祭祀队伍的道具均有专属名称，制作工艺极为精细，如旗帜銮驾、大伞小伞、提炉薰炉、响杖戏竹、神盘器皿及“禁口花”等，均为传承久远的仿古工艺制品。

在整个赛社活动中，最核心的礼仪为“供盏”，其流程完全仿照帝王寿宴的“盏次”执行。在赛社表演中还要演队戏，也是供盏礼仪中的精彩环节，所演杂剧均为赞体，多借鉴或演变自唐宋时期的“诗话”与“词话”，以锣鼓击节，顺口诵唱。目前，民间仍留存《大会垓》《虎牢关》等古本剧本。武戏表演者的衣饰与龙褂相近，腿前加饰战袍式贴片，腰间系特制“疙瘩带”。扮演“前行”者头戴展脚幞头，身着红蟒袍、脚蹬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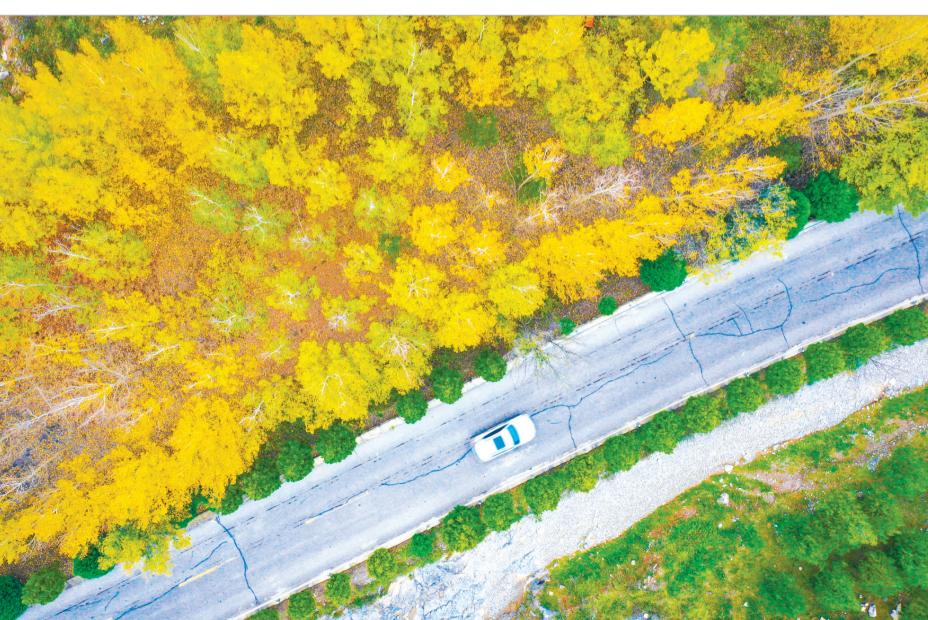
靴，手持“戏竹”，形似宋代“参军色执竹竿拂子”的形制。队戏舞蹈时，表演者需佩戴仿古傩舞面具，其形象多为长治地区常见的大头和尚、寿星、八仙、钟馗、监斋神、猿猴等。

贾村赛社表演中所用乐器分为粗乐与细乐两类：粗乐含大锣、大鼓、大夹板、大唢呐、铙钹、手锣等，细乐则包括唢呐、笙、横笛、拍鼓、小镲等。庙会作为民间大众化的文化狂欢活动，从贾村赛社队伍中乐户与武戏表演的服饰及道具，可清晰窥见民间传统工艺的粗犷风格、精湛技艺，以及百姓的狂欢心理。乐户所穿服饰样式独特：头戴“七折八扣”小帽，额间箍有额翼，上插雉尾，象征对翼星的崇拜；身着前短后长的“龙褂”，正面观之似马褂，背面观之若长袍，或穿有领无袖的“开氅”。

因贾村赛社连年举办，自清末起，“三行”（王八、厨子、鬼阴阳）便由本村人员担任。赛社活动中最令人称奇的环节为“插祭”，又称“面祭”或“花祭”——它既是赛社神场的布置设施，亦是特制的祭祀用品。其制作方法是：以面片雕镂成型后油炸，再经精巧扎结，组成高宽如墙、形似层楼的面塑建筑，每层之间还插塑故事人物。这种独特的面塑工艺精细古朴，实属罕见，堪称长治民间赛社的“绝活”。

在历代村民世代相沿的传统祭祀习俗与热忱参与氛围中，贾村赛社活动及附带的各类传统民俗信仰礼仪、民间社火表演，始终在民间民俗生活中保持兴盛，成为贾村延续久远的文化脉络，亦是彰显贾村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符号。直到抗战烽火燃起，贾村庙会赛社活动中断，至20世纪九十年代才恢复。

民间乡韵凝千年。进入新时代，贾村在传统庙会的基础上，对千年“活化石”赛社文化进行再度挖掘、传承与发展，进一步丰富民间社火的内容，为这一活动赋予全新解读。正因如此，贾村赛社被民俗专家誉为“华北第一社火”。



林间车影过 文思自飞扬

本报记者 徐翔 摄

无花果（外一篇）

□ 郭亚舒

初识无花果，是在老宅的墙角。

那时祖母尚在，她指着那株矮树告诉我：“这是无花果，不开花，只结果。”年幼的我觉得奇怪，不开花如何结果？便日日守在树下，仰头观望，想窥见它开花的秘密。然而终究未能等到花开，只有那青果一日日膨大，由青转紫，终于熟透了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裂开一道口子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籽粒，像极了无数只细小的眼睛。

后来才知，无花果不是不开花，而是它的花开在果内，将绚烂尽藏于腹中。那些细小的花朵，在膨大的花托内部静静绽放，完成授粉与结果的全部过程。它省去了招摇的花瓣，省去了诱人的香气，省去了蜂围蝶绕的热闹，只将所有的甜蜜都包裹在朴实无华的果皮之下。

这多么像某些人的人生。

街角修鞋的老王，终日坐在小马扎上，膝上铺一块油腻的帆布。他的手指短粗，布满老茧，穿针引线如飞。他修补过多少双鞋，聆听过多少人生的奔波之苦？可他从不言语，只将每一针每一线都纳得结实牢靠。那些被他修补好的鞋，继续踏上人生的旅途，而他就守着那个角落，像无花果一样静默地结着自己的果实。

我们总是迷恋花开时的绚烂。少年时盼着被人关注，青年时急着争名夺利，中年了还要强撑场面，生怕被这个世界遗忘。我们都在争先恐后地绽放，唯恐错过了季节。却不知，真正的丰厚往往源于那些不张扬的时光。

学学无花果吧，不必将所有的努力都摊开给世界看，不必用盛开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在无人看见的暗处扎实地生长，将最甜美的滋味深藏于心，待到时日成熟，自然会有懂你的人，轻轻剥开你朴实的外表，惊叹于内在的丰饶。

无花果熟了。我摘下一枚，轻轻掰开，尝一口，甜得让人恍惚，这世间最甜的果实，原来来自那些看不见的花朵……

相约

晚风把乌云揉碎，一多半形成了雨，一多半变成了露。不一会儿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天也露出了笑容，月亮爬上树梢，让人们尽情地赏月吧！温柔的月光穿过玻璃，撒满房间，一部分落到了温热的酒杯里，屋内如同白昼。我把月饼和水果摆到桌上，桂花莲蓉馅的那块对着月亮摆放着——你总说桂花莲蓉馅的月饼里裹着最美的味道，要留着月亮最圆的时候、爬得最高的时候一起吃。

去年，我们在露天放上了一张小餐桌，你指着那片云说像兔子，我顺着你指的方向望去，那朵云真的好像一只玉兔在慢慢奔跑。我笑着递给你一块月饼，碎屑落在你的袖口上，月饼的芳香渗在布丝里，后来洗了好几次，仍存淡淡的甜香。今年的云依然还是那样飘着，月亮依旧圆得发亮，银光似水。我把你经常坐的那把藤椅擦得很干净，杯盏摆的和去年一模一样，连窗台上的那盆绿萝都朝着你坐着的方向生长。

突然，远方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，他们提着各种各样的灯笼跑了过去，灯笼的光线在路上晃出细碎的影，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个个红苹果。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今年中秋要带一盏特大的兔子灯回来，我们提着它到河边走走，看灯影落在水里，和月亮的倒影叠在一起。现在河边的灯已经是满了吧，我早已把兔子灯的骨架扎好了，就等待着你回来，一起制作出明亮的灯笼。

温好的醇酒在杯里荡漾着，满屋飘逸着水果芳香。我知道你已经踏上了归途，或许你已经穿过飘满芬芳的巷子，或许还在欣赏着和这边一样的圆月。没有关系，我会在这里等，等亲切的敲门声，等你笑着说“我回来了”。等我们一起品尝那块桂花莲蓉馅的月饼，饮一杯自制的山葡萄酒……让今年的圆月，也住进我们的心里。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